

更

生

齋

集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高下沙磧中尚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爲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余時卽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卽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其名耳攷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

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爲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旣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爲恭等一二千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衆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圍恭等并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旣于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卽能穿井得水疏勒國衆又將何飲乎恭卽能糞弩作食疏勒國衆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已及圍解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爲戊己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卽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卽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

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

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百里今鎮西府去陝西

不及五千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

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

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遇大雪文餘卽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鄯善國在今沙州衛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四也四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泉亦在山北而疏勒國遠

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范羌從山南迎
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彼此
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
自建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
之日正在永平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
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寵超孤立無援
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即疏
勒國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接應不慮
勢孤而何以超傳旣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
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
攻其一面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

果在此城內是以喪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厯旬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窒礙處尚望足下有以教

之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
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
河出昆侖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在今肅州及西甯府漢書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崙山祠郡國志臨羌有
昆侖山其地在今西甯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
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
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
太平寰宇記並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

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闕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甯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

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槩名之
 為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蓋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
 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縣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
 以迄西甯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
 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
 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昆侖邱昆侖墟諸異名譯言
 則名阿耨達山又云閻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琿
 刺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
 南山即昆侖之體明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縣亘漢
 敦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
 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

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閩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
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搜亦當去雍州不遠昆侖國蓋因附
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
流東西東爲河源禹紀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
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
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
書吐蕃傳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
錄云吐蕃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
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
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

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
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
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邈迤
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外之南山
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客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
海經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
侖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
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大海卽西
海與西域傳畧同又引康泰扶南傳云恒水之源乃極西

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
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恒水又東到多摩犁鞞國卽海口云
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犁鞞條支國臨西海范蔚
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
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
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菻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
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
于闐國西域圖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
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云
云又云溫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
到彼停泊是西海卽在溫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

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閩廣船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
溫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于閩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
余遣戍伊犁親遇溫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
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
榜葛刺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
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三面之海
並通非乾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
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
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忞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
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
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

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煌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鹽澤一名勃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旣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外乎西海之內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墜形訓可證矣云河出昆侖東北陬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勃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山始出耳

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疆域既蹙皋蘭以外卽如异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溫都斯坦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

昭代輿圖之廣得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竹栢樓記

入楓橋半里而近有小谿通胥江谿旁夾岸各數百家岸西有老栢合抱修篁成林者爲袁氏竹栢樓竹栢樓者袁

君廷禱之生母韓太孺人撫孤所居也余交袁君遲不及親覩太孺人之行事然每過吳門士大夫必稱袁君學行其稱袁君學行也又必本諸袁君之母余已悚然異之繼于友人處識袁君又嘗一登袁君之堂則所爲五硯之樓萬卷之閣者皆太孺人所留貽也又于梁棟閒讀太孺人庭誥家範輒諷誦不忍去袁君又嘗泣告余曰太孺人之教廷禱也凡廷禱一言一行之善太孺人必色喜獲交一端士聞人也亦然凡與廷禱問學相長者過從太孺人必親爲治具或有以緩急告者必傾橐以助之適力有不能則欷歔不怡者累日太孺人歿後廷禱承太孺人之志不改家以此中落烏呼太孺人可爲賢矣余頃以罪謫伊犁

不半歲蒙

恩釋歸甫抵安西卽允玉門令稽君承裕之請爲張烈女作傳今又得紀吾賢母行事往返三萬里中甫得傳一烈女紀一賢母然後知貞固之操瑰奇之行在世閒亦不能多得也凡作竹栢樓詩者共若干人而舊史氏洪亮吉爲之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卽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蕤賓曰湯遵路曰錢季木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吟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蕤賓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爲詩反不能學

古人遵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厯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季木所爲詩亦益富及四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遷有日矣忽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余卽入都嗣後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覩也歲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

國卹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戇部議殊死

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卽日押出

國門時余在請室中縲紲徧身役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割讞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卽得季木書于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

恩旋里矣季木于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詩之工季木性情之摯爲之也烏乎人惟性情不摯故遇事輒持兩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擠之訕笑之

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則自詡爲深識遠見以爲固早慮其
有此此其人亦何嘗不爲詩文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與
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頌習古人者已十不得一矣況能
學古人而得其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又百不得一矣況
能于古人之外別具心手乎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貴而予
之序季木詩綜覽平生不禁其悲喜之交集也季木近頗
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爲詩或稍雜道流禪悅之語然此非
季木詩之至也故予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爲斷云

復藏文學鏞堂問通俗文書

昨頒到通俗文輯本披閱之下知足下好古之殷網羅載
籍之博與亡友任君大椿所輯字林均爲小學家不可少

之書矣亮吉幼亦嘗從事于此故尊集跋語內欲足下于
所引原書下分別開載以存古人之實足下或不以爲然
而又垂詢及之用敢粗次所知者以復焉此書自劉昭續
漢書注後徵引者不下十餘家然惟李善文選注及太平
御覽所采最夥攷文選注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如上林
賦注水鳥食謂之唳長楊賦注骨中脂曰髓登樓賦注暗
色曰黶江賦注髮亂曰鬢髻等是也有引通俗文而明著
服虔者赭白馬賦注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迺長笛
賦注營居曰鄔洛神賦注耳珠曰璫琴賦注樂不勝謂之
嗚嗟等是也御覽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脣不覆齒謂之
齟卷三百六十八乳病曰尻三百七十一噴導曰簪六百八十八障牀曰幬

六百九等是也引通俗而明著服虔者刻葦傷盜謂之搶

三百三毛飾曰聒三百四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

短而便用三百四矛長八尺謂之稍三百五大杖曰楮三百

五十所以制馬曰鞮三百五凡勒飾曰珂第鞞尾曰鞞三百

九十等是也至若他書所引有止言服虔而文法絕似通

俗文者史記禮書裴駟集解引服虔云簣謂之第等是也

有變文言通俗篇者文選琴賦注引服虔通俗篇是也又

有止言服虔俗說者顏氏家訓書證篇殷仲堪常用字訓

亦引服虔俗說之類是也至杜預左傳注多用服虔舊說

今通俗文與杜注可相發明者極多又如亭水曰汪腋下

謂之脅頭創曰瘍遮取謂之抄掠自蔽曰庇財帛曰賄覆

謂之脅頭創曰瘍遮取謂之抄掠自蔽曰庇財帛曰賄覆

蓋曰葺等疑皆服氏注左傳舊說又互見于此編也若左傳文三年螭魅罔兩周禮家宗人正義引服虔注云魍魎木石之怪而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木石怪謂之罔兩益可爲服氏著通俗文之證至襄十四年射兩鞬詩小戎正義引服注云鞬車輓而御覽七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枸鞬古字同又可知義訓無不合矣至前人疑此書出李虔者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又引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引李虔通俗晉曰舩一語以證梁阮孝緒之說不知器物部牀第五先引服虔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枅八尺曰牀近在一卷之中且牀第五引服虔之說緊次說文而舟第十一引李虔之說則次于廣雅之

後明通俗文係服虔所作而李虔續之名既相同阮孝緒等遂混二書爲一如許慎淮南王書注半淆入高誘注中亦賴有御覽係北宋初年所輯尚分標二人之名後人則亦混爲一矣唐書藝文志固明標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君家先人經義雜記又以隋書經籍志次此書于沈約四聲等書後而證其爲李虔不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釋元應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于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在三蒼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至若反音不妨爲後人所補入或專係李虔續書中語與通俗文之爲服虔注無礙也又輯本中亦尚有脫漏處如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引通俗文

容麗曰媠形美曰媠容美曰媠南楚以好爲娃肥骨柔弱
曰媠娜頰輔妍美曰媠媠容茂曰媠不媠曰媠可惡曰媠
大醜曰媠醜稱曰媠等語足下引其半而遺其半未審何
故得暇尚示知之

三山僧詩合刻序

三山僧者乳山方丈古巖攝山方丈慧超焦山方丈巨超
三山者在江甯鎮江之閒相去不越一二百里山旣近而
三僧者以詩相切礪無閒晨夕余不識古巖而識巨超又
因巨超識慧超二超者又時時爲余道古巖遺事旣而讀
三僧詩其清遠絕俗若出一轍又加以性靈焚香掃地椀
飯杯茗撞鐘擊磬梵聲佛號佈施之雜沓經懺之繁瑣入

則一蒲團一龕出則一瓶一鉢經府歷縣蹈山蹠水千險
百怪億態萬狀一一見之于詩而未已也值俗家父母兄
弟之疾痛所居所遊歷之州縣水旱疾疫皆于詩見之非
尋常縑素者流貌守戒律以口頭禪爲五七律者比或以
謂三僧者既逃平方之外矣而又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
世若此于彼道爲過余獨謂不然三僧者惟遊于方之外
而尚能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以視士大夫受倚畀之
重而遺棄一切不肯任事反侈說因果縱談天釋以驚世
而惑衆彼其心或以爲置身事外則人莫能窺我之際矣
又豈知卽談空說法而不能任事之實已百喙莫辨乎則
何如此三僧者雖以空虛爲主寂滅爲宗而尚不忘天性

之親與食毛踐土之德有所觸而卽動至于如此也余性不佞佛而未嘗不與方外交方外之交又以二超爲最因二超而復有以知古巖然後知方外之詩亦未嘗不以性情爲重也陽湖洪亮吉序

重建新塘鄉文成橋碑記

自城而鄉橋之石者以千計大率勦始于

本朝者十之三勦始于明者十之七十之七中其在宏治以前者又居大半焉蓋其時世漸坦夷人皆務實工作之事董厥成供厥役者一切無苟且之心濬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廣鏘之欲其固築之欲其堅縱歷三四百年偏旁偶有傾塌而視其內則鑿之不能入也斧之不能裂也卽一

橋之成而人事之慎密物力之充裕均可見焉明中葉以後則不然歛錢非不多工作非不久而視其石則薄以裂視其罅則滲以塘視其灰與土則淋而不周掩而不實故稽其所歷之歲月嘗不及宏治以前之半云新塘鄉之有橋俗呼曰雪堰卽方志所爲文成橋也其上爲南北之孔道其下爲吳越之要津又爲太湖之隘口旱潦宣洩之所經嘉慶五年六月甚雨水漲橋忽崩圯橋洞之碑出焉云建于成化二十年考之方志則又曰成化十三年要不出成化中近是逾年本鎮募錢得五百餘千復興築之拆視其下基址深固層復一層惟樁以松木則已朽壞于是某某司其事者益不敢艸率卒工而排基則易以徑尺老杉

長約七尺餘老杉以上均用大石博砌復錮以石粉自水
盤石而上約深十餘層計深丈有零某等皆廢其本業日
夕監視稍不如意輒改作之以視成化年之所造蓋有加
焉夫橋之成必書其歲月及司事者之姓名于石此陳例
也若歷久而不壞則里之人必追頌之曰是某某之所督
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費不浮而工歸于實是以能歷久
若此若夫成而遽毀或不及百年不及數十年而遽毀則
里之人亦必竊竊議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
營造也歛錢雖多中飽者若干浮費者若干某某又慢于
其事以致如此則豈不爲一方之大戒哉橋成乞亮吉書
日月于石因樂爲記之并垂以爲後來式云時嘉慶六年

九月望日

董太恭人晚翠軒遺稿序

晚翠軒遺稿者吾友董君心牧母莊太恭人所製也亮吉與心牧同歲生心牧日月差長亮吉六歲孤心牧九歲孤又值兩家中落貧苦之況亦畧同憶亮吉服喪甫闋心牧尚未居憂舅始董安人莊太恭人從姑也暇日偶攜諸姊及亮吉訪太恭人于玉梅橋里第時太恭人一子一女女甫及笄里第向北太恭人居屋南向屋中設幔一臥榻二南壁鑿楹層叠貯書一琴在北几甕盜四五列西牖下董安人知太恭人之善琴也拂絃以請太恭人轉以命女鼓竟一曲乃止復與董安人語兩家事故甚悉亮吉時與心

牧兒戲堂皇下閒聆太恭人語雖年尚少無甚識解已肅然敬之殆成童日復與心牧訂交益詳審太恭人之所以撫孤所以教子所以貧而自立幾幾至于子之有成也與吾母太宜人一無以異以是兩人交益親學亦益苦及亮吉與心牧先後成進士官京師而兩家之母已不及見矣閒中與心牧過從談及先世事往往對泣不已歲戊午亮

吉時蒙

恩侍學三天以弟喪乞假歸適心牧亦以戶部郎出守廣西潯州兩人者又同時出都同時抵里里中諸父老與知舊讌客兩人者亦無不偕心牧則時時言欲爲太恭人刊遺稿而以序屬亮吉亮吉敬諾之然心牧行甚急不暇報

命也後一年亮吉以奔

國卹入都半歲復乞假歸瀕行奏記三府以語言愚戇罪至不測

今上赦其死罪遣戍伊犁行至涿州始聞心牧廣西之計于役軍中東向以哭不暇爲位也烏呼亮吉與心牧交三十年心牧則可以不死而遽死亮吉則可以死而卒不至于死以至復荷

聖天子不次之恩放歸田里距與心牧別僅二年距心牧之死僅一年耳方其荷戈萬里冒大雪出關行無人之境者至六十日墮傳車不死陷雪窟不死又豈知生還有日復能訪太恭人舊日之居第并亮吉童年與心牧嬉遊之

所一再展故人之殯又敬序太恭人之詩乎蓋吾兩家三十年來死生離合之故無不畢備序太恭人詩一一振觸及之涕不知何從又因太恭人而轉傷吾母太宜人之先亡與太恭人皆不逮子之祿養繼又念亮吉流徙遷轉瀕于萬死之狀幸太宜人不及見之見之而或悲其愚悲其愚而又或慮其死則大宜人必憂傷成疾是又益重亮吉之罪也太恭人遺稿一卷詩凡若干首上者無愧漢魏間人次者亦不作尋常閨閣語雖一編寥寥其傳于後已無疑義若夫守志撫孤之大節前仁和盧學士文弼撰常州府志已與吾母太宜人並編入賢母傳無俟亮吉複述時嘉慶五年歲次庚申歸自伊犁之次月

與宿松文學書

遠承足下渡江過訪慰甚幸甚坐次足下述及宿松本漢之松滋并言漢晉時有五松滋分屬廬江安豐南郡南河東及僑立之松滋郡其言甚辯然實不如足下所云也今攷松滋之名始于漢昭帝始元五年封六安其王子霸爲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也今廢縣在宿松縣北後漢無松滋縣至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縣治亦移至北百餘里圖經故城在今霍丘縣東十五里沈約宋書州郡志稱晉太康地志松滋縣屬安豐是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卽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安帝又省松滋郡爲

松滋縣皆遙隸揚州晉書地理志所載是也圖經廢縣在
今九江府德化縣東此松滋僑縣之一矣若荊州南郡之
有松滋縣晉書地道記云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
者立松滋縣沈志亦云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今湖北
荊州府松滋縣尚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矣若
南河東郡之松滋則沈志又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
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而圖經則云咸康四年
于南郡所屬松滋僑縣立南河東郡是南河東郡之松滋
卽南郡之松滋非有二也然古今地志每好立異說以亂
眞如松滋之改名高塘高塘之改名宿松在隋開皇十八
年而樂史太平寰宇記乃云晉武平吳以荊州有松滋縣

遂改爲宿松夫晉武平吳卽漢松滋舊縣立尚未久何容卽有荊州之僑縣則豈非瞽說乎又古今地名復云廬江郡松滋卽古鳩茲地攷左傳襄公三年子重代吳克鳩茲杜預注云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圖經今訛作勾茲港在縣東四十里是鳩茲在江以南何容越江七八百里移至今霍丘縣境乎此又可不必辨者矣總之瓜分豆剖以僑戶占實土之名以後起變厥初之號遂至一縣之名也而領之者四州揚豫統之者五郡廬江安豐而地志之好爲異說者又不一何怪足下之致疑乎足下能以漢晉宋地志爲據而稽其道里驗其沿革不爲異說所惑則善矣

呂廣文星垣文鈔序

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
兵備星衍楊戶部芳燦暨君而三三人者皆肆力于詩古
文辭而各有所獨到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
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
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交士衡辨
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義關
懲勸旨寓抑揚則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
亦以此推君者矣三人者負其才各不相下馳騁名揚者
乃三十載然或立勳邊徼或著績河防皆卓然有所樹立
君獨窮老不遇僅以名諸生貢入胄監出而秉鐸數縣所

遭益無聊賴則自命益不凡自命益不凡則所爲詩文益放而不可捉摸今之白雲艸堂文稿至數十百篇大半皆乘鐸時之所作也余二十後與三人交于孫君尤密次則君又次則楊君猶憶丁酉春余居憂授徒里中楊君者買舟百里相唁時君與孫君皆落拓居里因約至舍作竟夕談余時賃廩在白馬三司徒巷側貧甚無几榻三人者相與就余苦次鱗比而寢夜半月出談亦益縱顧饑甚無所得食君獨敲石火投旁室中得敗壑及麥屑升許就三隅竈作餐競以手掬食至飽天破曙生徒以次進三人者始散去是時年少氣盛讀書多不甚知世事各負其兀傲之志視古今無不可及之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以爲他日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十九
當各有所建豎不負知己也乃忽忽數十年各更事故各
歷艱險齒髮日益頽意氣日益減而議論亦日益持平雖
後此所成就尚未可知而三人者明歲皆已五十余則又
過之爲可歎也余前歲遣戍出關楊君適官滿候代餞余
于皋蘭河橋昨歲蒙

恩旋里時孫君居憂寓居江甯先訪余里第獨君以職守
不獲相見而書問時時來均可爲死生患難之友矣然則
今之序君文者豈僅爲君文而設哉他日序孫君楊君之
文亦當如是而已

諸氏族譜序

有西北之著姓有東南之著姓西北之著姓如宏農之楊

聞喜之裴河東柳薛涿郡崔盧之類是也東南之著姓則
延陵之吳義興之周琅邪之王南昌之熊以及吳都則顧
陸朱張浙西則范全姚沈之類是也又有姓雖稀而不可
不謂之著姓者西北則太原之祁廣平之閻東南則丹陽
之荆昆山之諸丁戶不甚繁然自春秋迄今二千年中常
聚族而居或占一鄉或占一鎮卽小有遷徙亦不出數百
里之外閒數代必有聞人是以譜系修明侶修舉洵可
謂土著之名族矣考諸姓出自越大夫諸稽郢其見于春
秋左傳者有諸鞅見劉向說苑者有諸發見應劭風俗通
者有洛陽令諸於今按其譜系雖自越而吳自蕭山而昆
山自昆山而無錫自無錫而陽湖要皆不出四五百里自

唐宋以前則閒有可攷元明以來則世次秩然瞭如指掌
非子孫之賢而有學世世克承其先志而能如此乎且諸
氏歷世以來官闕雖不甚顯而亦無極不肖子弟獲罪家
國爲世所指名著于史冊如沈氏之充柳氏之璫熊氏之
曇朗崔氏之允昭緯其人者謂非名宗之大幸抑亦家法
修舉而能然歟是則講求譜系所以上紹祖宗條舉家規
卽所以下貽孫子亦名宗賢士大夫之責矣嘉慶六年歲
在辛酉某某等將重修族譜以余之粗辨氏姓也乞爲識
其始末余故樂爲序之

釋璽一篇示及門呂璽

說文字皆从本訓獨璽字說文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

制言之非璽字本訓何則璽字从土古人制璽蓋皆以土

爲之呂氏春秋適威篇云若璽之于塗也抑之以方則方

抑之以圓則圓淮南齊俗訓同古燒土爲璽此云抑之以方抑之

以圓者未入火以前璽之坏也秦漢以前尊卑其用之周

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康成注云璽節

印章若今之斗檢封矣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亦云今之

印章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璽讀

爲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誘注淮南子亦同左傳襄公二

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核玉海引世本

云魯昭公作璽今此事在昭公以前則世本之說非矣杜預注璽印也戰國策欲璽

者段干子也史記楚世家懷王置相璽於張儀是上下通

名璽之證籀文璽字从玉此籀文出當在後秦以來璽無不以玉爲之者故字又从玉耳孔穎達正義引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宏此語亦但以意言之如秦以前卽以玉爲璽而因製从玉之璽則宏言金可爲璽何又不制从金之璽字乎

玉篇有璽字云堅正也奴頰切義與此別

至說文

王者印也下又云所以主土蓋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

四字恐與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究非此字本訓

玉篇以下又皆承許氏之說玉篇玉部下璽字又云天子

諸侯印也義亦不該若在秦以前則稱璽者不僅天子諸

侯若在秦以後則諸侯亦不得稱璽蔡邕獨斷所言皇帝

六璽續漢書輿服志璽皆玉螭虎紐文云皇帝行璽皇帝

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百官志符節令下有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云舊二人在中主璽是也按霍光傳光召尚符璽郎攷尚符璽郎當係秦官漢承其制耳然則璽字本訓當若何曰當云璽以土爲印也秦以來王者始稱璽并以玉爲之義方諦耳至釋名云璽者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則又以同聲之字爲訓與高誘注讀若義同

釋珠乙篇示及門李珠

說文玉部珠云蚌之陰精亦非珠字本訓攷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以玉爲之周禮天官玉府掌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其珠盤玉敦是也鄭注及孔穎達疏以珠玉爲贗珠亦承許氏之說殊無別據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

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

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尺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

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

按此卽周禮弁師之

有二十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

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琢小玉之白青黑者爲之歐

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

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蚌珠矣

按蚌珠亦無青黑等色

珠亦有出于天

然不須琢者山海經厯山楚水多白珠揚雄子虛賦云赤

玉玫瑰琳璿昆吾注引倉頡篇云玫瑰火齊珠也張揖云

琳珠也左思蜀都賦云江珠瑕英又云青珠黃環注引博

物志云江珠琥珀別名青珠出蜀郡平澤玉篇蜀郡平津

縣出青珠此皆玉珠之天然不須琢者且卽以說文證之
瑰字下云玫瑰一曰珠圍好又云璣珠之不圍者又云琅
玕似珠者亦可知珠皆玉爲之矣若蚌珠亦名珠者以其
形之似名之然古人亦不單喚爲珠必加字于上以區別
之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是矣若古人所用之珠果皆係蚌
珠則字當从虫不必从玉也又考說文玼字下云玼珠也
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字又作蠙云夏書玼从虫賓玉篇
玼又作瑀此則專指蚌珠而言是知蚌珠之珠本別有字
玼是也蠙是也瑀亦是也不必更以玉珠之珠移屬于蚌
也沉物之有珠者又不獨蚌山海經文魼生珠玉又云激
汝之水其中多蜃玼郭璞注玼亦蚌屬是蚌有珠魼蜃亦

有珠矣他若鼉鼉魚龍鮫蛇龜龜亦皆有珠埤雅采舊說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鼉珠在足龜珠在腹之類是也明百物之珠皆借玉珠之字爲義輿服志又云建華冠貫大銅珠九枚是五金皆可以製珠然但能同其名不可卽奪其義人之呼之者必當曰銅珠或曰龍珠魚珠不得僅目之爲珠也然則珠字自有本訓何得獨屬之于蚌乎孫強等著唐韵稍知其義于珠字但注云珠玉不專屬之蚌最爲得解夫余爲許氏之學者也非敢規許氏但欲以輔其不及耳餘尚有十數字不从本訓者辯已見曉讀書齋雜錄不贅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春秋十論

壬戌歲在旌德洋山書院課徒因作此以示及門

春秋時以大邑爲縣始于楚論

春秋時楚始以大邑爲縣按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

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商鞅傳作三十一縣漢書百官

表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

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按商鞅傳止言置令丞然其

制實自楚創始之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十二年鄭伯對楚莊王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杜預

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言楚滅諸國見于經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蘇氏沈氏以權爲小國庸先屬楚除二國外爲九也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犁言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此見于左傳者也其見于史記楚世家者則子革對靈王曰且入大縣而乞師于諸侯又惠王之十年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是也此外則晉自文襄以後大邑亦名縣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晉人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欲復椒舉謂令尹子木曰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昭公五年遷啓疆謂楚子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云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云云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也蓋春秋時已有改封建爲郡縣之勢創始于楚而秦與晉繼之至戰國而大邑無不爲縣矣又考楚文王縣申在魯莊公六年史記秦本紀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晉語公子夷吾對秦使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皆當在楚文王縣申之後廣韻又言楚莊王縣陳縣所自起亦非當云自楚文王縣申息始後世置小州其制亦始于楚左傳宣公十一年莊王復封陳鄉取一人焉歸謂之夏州史記蘇秦傳楚東有夏州

海陽集解引徐廣云楚考烈元年秦取夏州今按楚世家

秦徐廣又註云州楚州隨縣彼此不同未知誰是又引車允撰桓溫集云夏口城

上數里有洲名夏州張守節云州在大江中

春秋不諱娶同姓論

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娣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

蒲癸慶舍之士以爲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慙女亦同姓晉則牟舌氏爲晉公族而亦娶同姓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是矣廣韻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是子南子皙又爭娶同姓之女也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婦以爲妻外甥女不知春秋時卽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韋昭注懼愛此女之故是懷嬴亦穆公之女子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春秋時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論

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除韓趙魏本係建國不必更論後趙氏別子趙同食采于原故又稱原同屏括食采于屏故稱屏括又稱屏季邯鄲氏食采于邯鄲故稱邯鄲氏元和姓纂邯鄲氏趙穿之後魏犇之孫魏錡食采于呂復食采于厨故稱呂錡亦稱厨武子國語錡之子亦稱呂宣子又魏顓子魏頡食采于令狐故國語又稱爲令狐文子地理志河東郡猗氏樂史云春秋時令狐也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藺又稱藺氏地理志西河郡藺縣廣藺姓亦出西河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此因氏焉外若欒氏食采于欒故欒叔以下皆稱欒氏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邢任

樂鄗杜預注樂在趙國平棘縣西北按卽今趙州西北故
樂城與正定府樂城縣接界地理志常山郡關縣後漢改
爲樂城是矣卻氏食采于卻故父曰卻豹子曰卻芮一切
經音義引聲類云卻鄉在河內是也後又食采于冀故亦
稱冀芮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
冀國所都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是
矣其後卻犇食采于苦成故又曰苦成叔潛夫論苦成城
名也在鹽池東北豹之孫楊又別食采于步故稱步楊世
本豹生義義生楊楊生鵠居廣韻晉有步楊食采于步因
氏焉楊子鵠居食采于蒲城故稱蒲城鵠居見周語韋昭
注鵠居子至食采于溫故亦曰溫季按廣韻唐叔虞之後

受封于河內溫因以命氏是晉又有公族溫氏也胥臣先食采于胥後又合采于白故稱胥臣亦稱白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取白衰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桑泉曰衰並在解東博物志又云白季邑在解邑西北先軫食采于原故曰原軫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鄉是矣至先且居則又稱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永安縣有霍太山按山側有霍城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是也韋昭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是未受霍以前又嘗食采于蒲城故云蒲城伯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其後先穀又食邑于彘故曰彘季地理志河東郡彘縣是也悼公時士魴亦食采于彘故

亦曰蕤恭子狐突食采于狐故稱狐氏其子狐毛狐偃亦
然左傳僖公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杜注臨汾縣西北有
狐谷亭又云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偃之子又食采于賈
故又稱賈季韋昭晉語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
也食邑于賈字季佗劉昭引博物志曰臨汾有賈鄉賈伯
邑又圖經蒲城縣西南亦有賈城卽古賈國古今地名亦
同荀息食采于荀潛夫論荀亦作郇杜預注解縣西北有
郇城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汲郡古
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按竹書紀年晉曲沃滅荀
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黜是爲荀叔是荀叔本姓原氏以食
采于荀始稱荀叔也又紀年于桓王二年云莊伯以曲沃

叛戊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叔軫或卽息之先
始受采地者也後荀首別食采于知故自營以下又稱知
氏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是也呂甥先食采于
呂劉昭引博物志云河東永安有呂鄉呂甥邑後又食采
于陰故稱陰館甥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陰人後又
食采于瑕故亦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按後詹
嘉亦食采于瑕故曰瑕嘉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
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士會之先隰叔食采于隰郡國志河
內懷縣有隰城至士會先食采于隨後又食采于范故稱
隨會又稱范武子至文子宣子獻子等皆然韋昭晉語注
食邑于范爲范氏又云隨范晉二邑潛夫論食采隨故氏

隨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杜預注隨晉地圖經隨城在介休縣東春秋時爲士會食邑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春秋時晉大夫士會邑號射父食采于號梁由靡食采于梁梁號本皆舊國陽處父食采于陽箕鄭父食采于箕郡國志修武有陽樊攢茅田杜預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是也圖經又云陽邑縣晉大夫陽處父邑邢侯食采于邢雍子食采于雍地理志河內郡平臯應劭曰其地屬晉號曰邢丘郡國志山陽縣有雍城董氏食采于董左傳文公六年改蒐于董杜注臨汾縣有董亭又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古參龍氏董父所居故名解揚食采于解郡國志解縣有解城張老食采于張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

有西張城史記又有東張城今在虞鄉縣西北輔果食采于輔鐸遏寇食采于鐸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杜注輔氏晉地十六年晉滅赤狄及留吁鐸辰苗賁皇食采于苗杜注食邑于苗地梁餘子食采于梁榆水經注梁榆水出梁榆城按在漢上黨郡涅氏縣圖經春秋時晉梁餘子養邑王官無地食采于王官左傳文公三年秦師濟河取王官及郊夏陽說食采于夏陽按夏陽卽虢舊邑高粱伯食采于高粱故曰高粱伯杜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莢成僖子食采于莢成廣韻姓出平陽世本有晉大夫莢成僖子閻氏食采于閻元和姓纂唐叔虞之後公族食采于閻邑因氏焉今考昭公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

田是閻嘉亦以食邑爲氏故曰閻嘉也柏氏食采于柏晉語韋昭注柏晉之舊姓地理志趙國柏人注本晉邑叔向稱狐續慶伯古伯伯同當卽此也陘氏食采于陘廣韵云

陘晉邑也大夫氏焉今爲井陘縣以至祁氏食采于祁校

辛亦食采于祁地理志祁晉大夫賈辛邑蓋是時祁氏已滅與鄔銅鞮之屬司馬攔牟樂霄等同楊氏食

采于楊劉昭引地道記又云楊縣有梁城去縣五十里叔

蓋僚安食采于楊亦鄔氏食采于鄔孟丙食采于孟銅鞮

伯華食采于銅鞮太康地志銅鞮晉大夫牟舌赤邑又未

食銅鞮以前又嘗食邑于牟舌左傳正義引世族譜牟舌

其所食邑也邯鄲午食采于邯鄲蒲城午食采于蒲城則

又皆漢河東河內上黨太原趙國所屬之大縣人所共知

者矣更有異者地理志上黨郡余吾通典作徐吾按左傳
昭公二十八年晉大夫有知徐吾又河東郡襄陵有讎氏
鄉亭水經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卻讎之邑也故其地有
讎氏鄉亭是又以采邑命名矣亦他國所未有也

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別國人論

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惟秦不然見于經傳者亦不過數
人公子繫小子憇公子鍼公子士雅等是也至好用異國
人則亦自穆公啟之秦本紀所云求百里于楚迎蹇叔于
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外又有內史廖隨會
等數人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則又百里奚及蹇叔之
子也降至戰國而孝公用商鞅惠文君用公孫衍張儀司

馬錯樂池魏章武王用甘茂陳軫齊明周最昭襄王用田
文樓緩壽燭向壽白起任鄙呂禮蒙武尉斯離客卿胡傷
客卿竈王齮司馬梗張唐范雎蔡澤將軍摎莊襄王用呂
不韋蒙鶩及始皇用庶公王齮茅焦尉繚桓齮楊端和王
翦李斯羌癘昌平君秦隱昌平君楚之公子昌文君王賁李信王綰
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毋擇王戌趙嬰楊樛蒙恬辛勝類
皆異國人也骨肉中惟樛里疾最用事然疾中間又嘗相
韓明用之亦無商鞅范雎之專矣且公子虔同姓之親又
太子之傅也鞅一言而卽劓涇陽君高陵君王之同母弟
也雎一言而卽出之關外公子十二公主十皆二世之親
昆弟也趙高一言而同日伏尸于市明秦于骨肉之恩本

薄故人人得而間之惟遊士則不然能西行入秦無不各得所欲有不幸者僅韓非鮑丘等一二人遭羅讒謗以死耳其他則皆立談取卿相者也此非穆公之留貽家法然乎然秦之霸以此秦之并天下以此秦之士崩瓦解亦以此迨二世之亡項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疑其子姓已無復有矣此則雖貴爲天子而易姓之後尙遠不如齊之諸田楚之屈昭景等猶能布滿天下謂非立法不善之故哉吾故曰春秋時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異國人其法自穆公始烏乎穆公家法之不善又豈僅殺三良而已哉

春秋晉比楚少息論

春秋時晉國待大夫最少息左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

所云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是也至二十八年而
祁氏半舌氏族亦滅夫狐胥爲從亡之臣欒卻原皆有勞
于國外如伯宗祁奚相向之賢又皆傳所云猶將十世宥
之者也況所坐之罪又均非叛逆狐續則坐專殺先穀則
剛愎三卻則驕侈胥童則從君于昏欒祁則又以家事至
于滅宗最爲無罪若伯宗之被讒半舌之從坐又不待論
矣楚則不然伯芴之惡至于攻王鬥懷之悖至于欲弑君
然莊王則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命其孫箴尹克黃復其
所昭王則復國之後賞大功九人鬥懷亦預焉子西請舍
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夫一家之中兩犯叛逆之罪門氏
即若而不及其身與子孫楚報功之典可云厚矣卒至

戰國之末而屈昭景三族亦究與楚相始終謂非立法之厚遂獲享其報乎若昭公二十七年傳言盡滅卻氏之族則令尹子常爲之非王之意也又攷春秋于叛臣篡弒之臣其子孫之食祿居位亦並如故并有不忍絕其後者夫鄭之公叔段可云叛臣矣然左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杜注公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

又傳以良月入何其用法之寬乎至夏徵舒親弒其君可云罪大惡極矣然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其孫陳夏齧復見于經世本徵舒生惠子晉晉生禦寇御寇生悼子齧是又生則爲卿大夫死則賜諡與立勲諸臣亦無以異至漢時而法已漸嚴有罪之家不得入宿衛其後并不得官京師

是也然究當以漢法爲善

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

春秋時禮法尙踈雖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臣上下同名者甚衆如周穆王名滿而周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五世孫僖王亦名胡齊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而其孫厲公亦名突簡公名嘉而同時卽有公子嘉

左傳史記並同

宋殤公

名與夷而一傳卽有公子目夷衛世家穆公名邀而裔孫成侯亦名邀靈公時又有戲陽邀襄公名惡而臣又名石惡是又祖孫上下同名左傳宣十七年經蔡侯申卒至哀公四年經盜殺蔡侯申是元孫與高祖同名齊世家武公名壽而春秋時齊有公子壽曹世家有夷伯喜而後又有

公子喜時有幽伯彊而數傳又有宣公彊又有大夫公孫
彊陳世家有幽公甯而後又有大夫孔甯有武公靈而裔
孫平國又謚靈公晉世家唐叔子晉侯變而范文子亦名
變定公名午而同時大夫有邯鄲午蒲城午又文公昭公
子皆名雍宋微子啟爲宋始祖而春秋傳宋景公所養子
亦名啟楚靈王名圍而一傳卽有王孫圍聘于晉見楚語
至若魯武公名敖至廢敖山可云諱之嚴矣然文公時卽
有公孫敖他若晉曲沃桓叔名成師而晉官有太師魯幽
公名宰而魯官有太宰楚共王名箴而官不廢箴尹晉獻
侯名籍而晉不廢籍氏魯魏公名潰而魯邑之費不改陳
莊公名林而陳地之株林不改此類益多不能枚舉矣又

如以國號爲名者衛宣公名晉成公名鄭魯定公名宋陳
惠公名吳之類當時赴告于諸國者又豈能連他國之號
而諱之耶明春秋時雖以諱事神而禮法濶踈尙有諱有
不諱非如漢以後禁忌日甚并同聲之學而亦諱之也

春秋時楚國人文最盛論

春秋時人材惟楚最盛其見用于本國者不具論其波及
他國者蔡聲子言之已詳亦不復述外此則百里奚霸秦
伍子胥霸吳大夫種范蠡霸越皆楚人也劉向新序百里
奚楚宛人吳越春秋范蠡楚宛縣三戶人大夫種亦楚人
他若文采風流楚亦較勝他國不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也史記楚世家析父善言故事楚語其王

傳士亶能通訓典六藝觀射父能辯山川百神蓋楚之先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鬻子二十二篇其後卽諸子百家亦
大半出于楚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老萊子亦
楚人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楚人又文子九篇
班固注老子弟子並與孔子同時今讀其書有與平王問
荅篇蓋楚平王班固以爲周平王誤也又有蛸子十三篇
班固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鵬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
以鵬爲冠楚子三篇不注姓名又孔子墨子皆嘗入楚矣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任不齊秦商鄭康成注皆楚
人藝文志公孫龍十六篇卽爲堅白之論者儒林傳澹臺
子羽居楚至莊子雖宋蒙縣人而蹤跡多在楚觀本傳及

越世家等可見孟子列傳載環淵楚人著書上下篇卽蚘子也又云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楚有尸子張守節正義長盧楚人有長盧九篇孟子內篇言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又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亦楚人鬼谷子皇甫謐注楚人荀况則嘗爲楚蘭陵令藝文志儒家有楚蘭陵令荀卿三十三篇是也其他在七十子以後傳經者易則楚人馯臂子弓禮則東海人孟卿春秋則楚太傅鐸椒藝文志有鐸氏微二篇詩則毛魯二家春秋則左氏皆出于楚蘭陵令荀卿是矣至詞賦家則又原始于楚屈原唐勒景差宋玉諸人皆是蓋天地之氣盛于東南而楚之山川又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故異材輩出又非僅和

氏之璧隨侯之珠與金木竹箭皮革角齒之饒所得專其美矣

春秋時諡法詳略及美惡論

春秋時于秦楚吳越諸臣皆不著諡蓋以戎蠻外之何以知皆有諡而不著也蓋以他書攷之楚有魯陽文子見國語吳有辛文子見范子疑皆諡也宋大夫亦無諡或殷人尙質宋尙仍殷之舊故卿大夫皆無諡至齊晉鄭衛則大夫無不有諡矣然亦有不可解者齊大夫則高國陳鮑無不有諡而管夷吾晏嬰之諡反不著攷之世本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

陟產帶以上下例之則敬卽仲諡

韋昭國語注
管仲諡敬

則平亦當

卽晏嬰之諡也晉大夫無不有諡而狐偃郤穀先軫胥臣等諡獨不著又叔向祁奚等亦不知其諡或曰卿有諡大

夫無諡然士彌牟韓无忌等亦大夫也彌牟諡景伯韓无

忌字穆子國語新雅狗諡穆子韋昭注晉大夫是也鄭大

夫如馮簡子等亦皆有諡而子產子太叔之諡獨不著賴

有晉語而始知子產之諡爲成衛大夫無不有諡且有生

而賜諡者矣而史鮪蘧伯玉等諡反不著賴有高誘呂覽

注而始知伯玉諡成又春秋之例雖出亡及被刑戮者亦

皆有諡晉卻至諡昭子欒盈諡懷子知瑤諡襄子魯卬孫

諡昭子等是也此或事定之後時君所追諡否則其家臣

等爲之然亦可以見風俗之厚矣夫靈幽厲悼諡之惡者
今攷亦不盡然周靈王以生而有神靈故諡靈晉悼公以
降年不永故諡悼之類是也有似嘉諡而實非者周穆王
以周行天下故諡穆周懿王以王室始衰故諡懿史記蒙
恬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
曰穆論衡引儒家董無心之言近而以秦穆晉文言之繆
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諡美于穆公云
云按此則繆字皆讀如謬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蓋春秋
時懿穆皆非美諡衛懿公及身失國齊懿公楚穆王皆及
身篡弑宋穆公舍子立姪至數世不靜晉穆侯名少子曰
成師而至國亂十世晉卒併于曲沃是也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論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極多左傳魯成公名黑肱晉成公名黑臀周語單襄公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是矣又傳文公十三年邾子遯蔭卒晉語遯蔭不可使俯韋昭注遯蔭直者謂疾是邾文公亦當以疾名也成公二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十年經衛侯之弟黑背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二十七年傳楚公子黑肱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並是矣又或有肖已之形爲名者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二十六年宋太子痤說文痤小腫也二十八年齊慶集說文集頭衰飢集態也昭十

六年鄭子齋說文齋齒差跌兒春秋傳曰鄭有子齋今本作齋說文云齒參差也義亦通推之楚子名頹鄭伯名踰當皆以形似名之說文頹面目不正兒踰大目也史記老子列傳名聃說文聃耳漫也張守節云耳漫無輪郭也又說文聃字引春秋傳云秦公子聃聃者其耳垂也其見于他書者尙不止此蓋春秋時人尙淳樸故生子或卽以隱疾及形似名之後世文多于質故每取嘉字及吉祥善事爲名如戰國時孫子之名贖漢昌邑哀王之名膊僅見于書傳不能多矣

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于魯國弁善守師法論

春秋時惟孔子之徒皆忠于魯國哀公十五年傳仲由謂

齊陳瓘善魯以待時子貢責公孫成以周公之孫而喪宗國其尤著矣又同師而學者至三千人卒未聞有起而相軋者其敬師如此待友又如此語有之同志爲朋同學爲友洵可謂同志同學者也夫龐涓孫臏未嘗不其師也蘇秦張儀未嘗不其師也韓非李斯未嘗不其師也及各仕一國卽起而相軋幸則爲張儀不幸則爲孫臏尤不幸則爲韓非然此非數人之過學術不正之過耳當其學陰謀學縱橫捭闔之時殺機早已暗伏其乘間而軋發勢所必然然豈特于同學之友然哉使其師尙在與其處一國共事功名亦必起而爲逢蒙之反刃是學術使之然也荀卿雖彼善于此然言性惡而以堯舜爲僞且又訾毀及子思

孟子其心術已槩可見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學術不正而欲其徒之必無背其師不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李斯之必能相容乎曰必不能非僅不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非者待其師不至于死而不止或曰何以見之曰卽觀其所以待韓非者見之矣夫斯非不知韓非有過人之材并材之十倍于己也其心悅誠服者亦未嘗不與待其師者同也何以見之曰于非之死後見之方二世之時斯以丞相爲趙高所間恐懼上書此時畢生之學術苟可以求免者當無不用之矣然其書中惟兩引韓子之言一則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云云二則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云云末又云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是斯之心悅誠服于非者何如然必殺之而後已者懼其勝已也是卽逢蒙殺羿之意也是卽戎夷弟子忍死其師之意也况荀卿之材又過于非而謂李斯之能容之乎吾故曰心術不正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師弟亦不能相保勢使然也烏乎安得仲尼之徒布滿斯世以救天下之學術卽以正天下之心術乎若陳相之于許行其咎不過見異思遷非有反戈之意此亦由陳良學周公孔子之道學術本正故不至破敗決裂耳是則學術可不講哉

跋汪大令輝祖所撰二節母行狀後

亮吉年二十餘從吾友邵學士晉涵處讀雙節堂詩文卽

知二母之賢學士弁述君至性過人其闡揚二母也力惟恐不及益心敬之憶曾爲雙節堂詩脫稿後卽爲友人挈去未識得達左右否也今忽忽三十年蹤迹南北究未克與汪君相見而學士則已謝世矣昨歲亮吉蒙

恩自塞外歸汪君又介同里臧文學鏞堂以請烏乎以二母之賢暨君之孝如此亮吉亦何足以表揚萬一哉及讀君所爲二母狀其零丁孤苦疾病顛蹶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其奇節苦行百死一生之狀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遭家難而幾幾不獲自全也亦與吾母無異又讀狀中所云君幼時出塾二母令覆背日所讀書至齒棘舌鏃處二母怒輒欲呼杖烏乎又何與吾母之教亮吉如出一轍乎

然君性澹謹以是數呼杖數中止若亮吉之少也性既暗劣又寄居外家外家男女兄弟至十數人出塾後或相聚以嬉輕則言語無狀重則碎服折笄是以太宜人必一夕數呼杖乃稍稍斂抑迨少長補博士弟子或出豫讌會太宜人恐亮吉之過飲也必先嚴飭之歸必視其面無酒容言語不失度方命歸寢亮吉三十以內未嘗敢有酒失太宜人教之嚴也善乎呂不韋之言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亮吉又嘗謂聖人所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者亦謂父母壯盛之時盛氣之下或至有錯失耳若父母年已就衰則愛子也益甚非萬不得已何忍用大杖卽用大杖而以年力就衰之父母杖壯盛之子杖亦必不

能有所損如是亦何忍走而避之乎亮吉又嘗憶年二十九時太宜人年已六十一時長子館孫生已二年太宜人愛之甚一日亮吉因其啼不止也扑之太宜人見而盛怒呼杖杖亮吉至六七乃已亮吉起就暗處淚涔涔下不已姊怪而問之則泣語曰以太宜人杖之不能重也知氣力之衰憊甚矣甫及二年而太宜人卽已棄亮吉等烏乎亮吉今日卽欲復求吾母之杖其可得乎三復君狀不忍卒讀非君至性過人又何以語之沉痛一至此乎自此以往君與亮吉倘時時思賢母之訓則末路或可以不至差跌他日亦庶可見兩家之母于地下矣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陞鴻臚寺卿加三品銜特

贈光祿寺卿

賜祭葬胡君墓志銘

烏乎吾又何以銘吾友哉憶歲乙卯余方視貴州學政時君以兵部郎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在銅仁軍營以慙直屢與同輩闕余作書規之越月得君書遜謝若深有感於余所言者自後不通音問者五歲迨己未十一月余以罪謫戍伊犁道出甘陝值同歲生今四川布政使司楊君揆同里今邠州知州莊君斨並自漢中軍營回極道君近日行事有人所不能及者云君從經畧額勒登保公贊畫軍務屢以事忤經畧經畧顧能容之每日拔營必首跨一馬與領兵節將偕節將或沿路逗留君必大聲叱之遇賊則務當賊衝節將或前卻君必慷慨獨進怒目視節將節將

不敢不前至弁兵之不進者輒以馬策撻之以是屢得勝
仗回營後凡徑路曲折山谷奇險與糧運斷續兵弁或一
日二日不食以及雨零日炙器仗敝敗衣履破碎猝遇賊
匪狡詭萬端出沒不定之狀又諸將若者有功若者戰不
力若敢出賊前若僅尾賊後必一一與經略言之經略知
君不欺卽據案定賞罰將弁輕則褫責重則奏請行法以
是軍營之畏君也與畏經略等然其憚其公正卒無以間
也夜卧不半刻卽燭治官文書凡屬草及繕寫皆出一手
辨色已出營促視諸帳中葺食食畢輒躍馬數步外以待
或大營中會語視將弁之畏蒞不前者氣必凌出其上或
以持重說進君必叱之曰汝安知持重直逗撓耳且畏死

無過書生我不畏死汝轉畏死是不欲死于賊欲死于法
耳聞者咋舌君不顧君時已得疾瘦骨立日食不及半升
自湖北軍營中須髮已畢白見者不知其爲五十人也余
不待二君語畢惕然起曰如是胡君死矣未幾余蒙赦還
又未幾而君訃至烏乎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君庶無愧
乎按狀君諱時顯字行偕一字晴溪先世爲江西奉新人
五代時遠祖瓊官常州路刺史遂家武進之安上鄉明禮
部尙書謚忠安公淡其後也君爲忠安公十一世孫祖
俊父用嘉兩世皆封贈如君官君又嘗出嗣季父直隸高
陽縣知縣文英後季父有子君復歸大宗君少而穎異讀
書數行並下弱冠出試顧數屈於有司年二十二遊京師

名公鉅卿咸禮異之歲壬辰適大兵進勦金川倉場侍郎劉公秉恬奉命辦理西路糧餉奏君自隨是時君

已從國子生考取謄錄遂馳驛偕往凡文移案牘無一不出君手侍郎才之奏請給中書或國子監學正學錄銜得

旨賞給中書科中書職銜越歲侍郎又以君遇事奮勉入奏特旨遇缺補用及入都引見擢主事計君以

軍功得官由主事擢員外郎中皆在兵部三次京察一等普擢選廣東雷州府知府以親老乞留繼以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勦湖南貴州紅苗功賞戴花翎以隨參贊額勒登保公勦湖北教匪功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嗣參贊以功授經略君又以隨經略歷陟湖北川陝屢次奏捷功加

三品銜實授內閣侍讀學士尋擢鴻臚寺卿及以勞瘁卒
又贈光祿寺卿此君所歷官也君前後在軍營十數年勤
川陝教匪獨至五年日日走猿獠鳥道人跡所不到之處
饑未及食渴未及飲夜枕未及貼中間雖屢荷 渥恩

然究未嘗一見 天子雖歷官九卿侍從卒未嘗一日

得立於朝人或以爲君遇合之奇而余以爲君數之奇亦
已至也烏乎人生二十以內大都在長者膝下其得展尺
寸之效爭竹帛之名者不過二十至五十卅年內事耳此
卅年中君疊遭封君及兩繼母憂官兵部者不及十載餘
則皆短衣匹馬奔走勞苦之日也勦金川酋勦苗匪勦教
匪其間又嘗隨大學士福康安公一至安南國界經畫邊

務凡 國家有征勦諸大事君無一不預遂至一人之身
與軍事相終始以迄窮老盡氣致命遂志乃獲已焉且又
不止於此方君之以主事入值軍機也 純皇帝悉君

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語忤入即日斥出要人所以掘君
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
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子抗經略者
復如故也君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君與人交不設城府
亦不苟爲言語以悅人與余同官京師蹤跡亦不甚密然
大節所在未嘗不交相勵余以此重之爲文移箋奏頃刻
立成曲折如意同輩雖精思不能易一字也尤善書官京
邸日踵門求者不絕名轉出館閣諸公上君未卒前數月

尙力疾條奏軍事其請增隨征兵役口糧及令巡道稽查轄下營伍二事尤蒙

俞旨焉君生於乾隆八年以嘉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興安軍營年僅五十有九有

旨照三品例

賜祭葬子之富四川潼川府經歷

服闋以知縣陞用皆異數也君娶於楊爲同里山西壺關縣知縣楊君宸女前封恭人例晉淑人之富將以今年十二月
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得官於西卒官於西君之遇奇朝入軍機夕出軍機君之數奇雖然人皆以爲是而君獨非槐里之折東海兮君或庶幾我荷戈而出塞兮不獲殺賊君持刀而行陳兮乃屢克敵雞頭之關待君塞燕然之山待君勒生爲蓋臣兮死

毅魄烏乎君魂不歸僅歸骨魂待西川大功訖我知君心
兮鐫墓碣

開沙于氏族譜序

于氏近支凡五皆元末自杭州而分曰滁州曰徐州曰徽
州曰金壇其在丹徒者曰開沙一派又自金壇近徙者也
自元末迄今幾五百年其在杭州者以功業顯卽明贈太
傅忠肅公是也其在金壇者以文章著而析居在丹徒者
獨以孝友稱洵可云望族矣今

天子嘉慶建元詔天下守土官舉孝廉方正之士縣不過
一二人甚有無以應詔者丹徒爲江以南大縣而守是土
者獨以于君宗林應詔督撫大吏核實皆以爲允上之朝

特旨賜六品頂帶以備召用于是鄉人皆曰此于氏孝友之報也又二年徵君以其族姓之繁謀于其宗欲重修譜系而屬序于余夫于氏之以功業顯者旣煊赫于前代以文章著者又昭灼于近時獨以孝友稱者名若不甚彰然吾嘗過其里居在京江以西子姓之讀書者皆愿而能文力田者皆勤而無外事父訓其子兄勉其弟若嚴師之于門弟子焉而子弟之所以奉父兄者亦惟恐不及歲時伏臘漿酒豆藿善氣凝于一門以次蒸及鄰里推至一鄉一邑皆視其家法以爲準的俗奢者以之儉俗薄者以之瀆以視功業之在一時文章之僅在一家者其有裨于世道或過之焉則豈非孝友之澤積之者愈久則報之者

愈綿又非十世二十世之所可量乎況族譜之修所以叙
一本之親卽所以垂百年之法事無有善于此者吾願于
氏之宗世世克守其家法俾世之推族望者爲于氏以功
業顯以文章著又以孝友傳也則江以南之氏族非首屈
一指者乎余與徵君交其弟淵又受業于余知之詳故序
之如此